【浮生】

沸腾的年味

□雪樱

过年，最盼望着炸年货。油锅一支，火舌起舞，大人挥动笊篱，锅里“滋啦滋啦”绽放，锅沿儿上，年味挨挨挤挤往外涌，旁边站着的小孩直吧唧嘴，伸出手来迅速捏起一个填进嘴里，乌黑油亮的牛角辫甩来甩去。

这个小孩不是别人，正是童年的我。马年春节的脚步趋近，和朋友聊起“小时候的年”，她说：“你妈妈炸的酥肉，我没少吃。”这让我想起当年炸年货的场景。过了小年，便开始炸年货。采买食材、洗切剁馅、正式开炸，我妈是主力，我爸点炉子。我妈爱干净是出了名的，清洁卫生精确到最小颗粒度，甚至有些“洁癖”。回乡下姥姥家，她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扫地、擦桌子，临走时把碗筷刷净擦干，容不得半点污渍和灰尘。在家里，灶台、锅碗、瓷砖、墙壁，必须保持洁净。炸年货这件事，她更是干得一丝不苟，切藕、夹馅、和面糊，每个环节都严丝合缝。

那天早上，我妈没吃早饭，就开始忙活起来。她特别叮嘱我：“认真写作业，我干活的时候，别多说话。”我爸告诉我，我奶奶炸年货也是这样，她在厨房里干活，要把家人撵出去，不许多言。我爸早起便点上蜂窝煤炉子，搬到楼下小屋里，提好炉门，调适火候，然后，把炸东西的篦子、铝盆、厨具摆放好。我妈穿套袖、扎围裙、戴帽子，蹲在炉子跟前，一手端着和好的面糊，磕俩鸡蛋搅匀，一手握着专用筷子，先炸藕合、酥肉，再炸带鱼，最后炸萝卜丸子、豆腐片。厂里发的豆油，炸出来的年货色泽鲜亮，豆香醇厚。油缓缓倒入锅内，那口大铁锅立马欢腾起来，“滋啦滋啦”响着，如沸腾的牡丹，大朵大朵的油花，手拉着手唱起了歌，忽而高亢，忽而低沉，忽而又旋起翻卷的花蕊，让人的心里也跟着唱起了歌。

我在家呆不住，跑下楼去围观，肚子里的馋虫早已蠢蠢欲动。当妈的似乎天生都有特异功能，她觉察到我的动静，扔过来一句话：“快过来，尝尝咸还是淡？”我蹦跳着过去，接过小盘，用手捏着填嘴里，炸酥肉烫嘴，“嘶嘶哈哈”地吃，第一口是过瘾，第二口是满足，吃着吃着，就停不下来。我“嗯嗯”点头，说咸淡口味正好，嘴角不禁弯成了月牙。我妈继续干活，守着一口油锅，脸红扑扑的，等我爸过来换蜂窝煤的空当，她跑回家里，猛灌一通凉开水。

实际上，我妈炸年货的时候，邻居家也都在忙着炸年货。家里人口多的，根本弄不完，从早到晚地干，累得直喊“哎哟”。我能够想象到，几十口或大或小的油锅，几乎在同一时间段一起“滋啦滋啦”绽放的壮观场景，淡蓝色的火舌舔舐锅底，肉香、菜香、面香，一股脑儿地云游楼道。高温下的普通食材，飘出使人垂涎欲滴的香味，或许，这就是中国人独有的过年仪式。听大院里的老人说：“过油过油，越过越有。”讲究的是吃食，安放的是灵魂。

受我爸的饮食习惯影响，打小我不吃肥肉，但过年炸酥肉是个例外，带点儿肥肉，香得很，一咬一口油。炸酥肉、炸藕合，闭眼入口，炸带鱼呢，我嫌刺多麻烦，沾得满手都是油。每回吃饭时，我爸用筷子夹住带鱼，把两头的刺去掉，一块接一块送进我的碗里，我只顾闷头吃个痛快。他去世后，饭桌上的“投喂”彻底终结，伤感如雾盘踞心头。

长大就是一瞬间的事情，过年就是一眨眼的团圆——还是那口油锅，还是那些食材，却炸不出过去的味道，究竟为什么呢？固然，天然气比蜂窝炉子环保，花生油比豆油还贵，但时间这位神奇的魔术师，无情地带走团圆的时光，同时又把种种有情留在记忆深处，使人陷入无限的惆怅。

炸年货收尾的时候，多余的面糊，我妈将其炸成形状各异的小面人，咬一口，刚刚好的酥脆。油锅似乎也累了，不再“滋啦滋啦”绽放，油花碎成片片金黄的跳珠，旋起悠扬而舒缓的华尔兹。我端着小盘，一口接一口吃着，瞬间找回吃“炸虾片”的幸福感。平日里，我把炸虾片当零嘴儿，自己也动手下锅炸过，“滋啦”一下，又“滋啦”一下，心里也跟着绽放。等我妈全部炸完，我也吃饱了，抹抹嘴上的油，心满意足地跑开了。我爸负责收拾炉子和碗盆，我妈洗脸换衣服，又猛灌一通凉开水，然后找个小铝盆，盛上热腾腾的炸货，给邻居家送去尝尝。她回来的时候，小盆里必定仍是满着的，换成了邻居家的糖包子、枣卷子、炸麻叶，都是带着体温的年味。

这时候，昏暗的走廊里渐渐有了一忽儿光，很快，光晕扩大，成片成势，幻化为一把把金色的伞，在半空中全部打开，又“哗”的一下落地收成卷轴。熟悉的串门声，熟悉的推让声，熟悉的锅碗瓢盆交响乐，就连小夫妻拌嘴的声音也是熟悉的……在空气里蓦地起了节拍，在年的脚步声里起了涟漪，在我稚嫩而懵懂的心上久久回荡。

春节，就在这口油锅的滚烫里，就在这沸腾的年味里，就在这邻里的守望里。乡下人炸年货，留着招待走亲戚的客人，多半要吃到正月十五过完年。我跟着大人串门走亲戚，饭桌上的炸货，味道不尽相同，有的齁咸，有的寡淡，有的藕合切成小块装盘，说不清为什么，总感觉都不如我妈做的炸货好吃，那种从味蕾直抵肠胃的咸香与妥帖，再也找不回来了。

就是要炸，就是要响，油锅里炸开了花，好日子节节高。返城时行囊里的炸货，开学后宿舍里的特产，搁在冰箱里一年也吃不完的腊肠，那分明是携带着一挂乡愁和情感密码的最深沉的爱——一食一味，都是亲情的具象表达；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都会听见略带沙哑的喉咙里发出的声声召唤：“刚出锅的炸货，快来尝尝啊……”

（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

【世相】

小年想起祭灶歌

□戴永夏

小年，是我国民间传统节日，时间一般在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。民间传说中，这一天灶王爷要从人间返回天上，向玉皇大帝汇报工作，所以这天晚上家家户户都要祭祀灶神，谓之“祭灶”。祭灶除摆设供品外，还常向灶神念唱一些歌谣，即祭灶歌，以诉说自己的心事，或表达某些愿望、要求，比如：“糖瓜祭灶，新年来到。姑娘要花，小子要炮；老头儿要顶新毡帽，老太太要件新棉袄……”

祭灶需要有鸡鸭鱼肉、糖瓜、水果等供品，过去有人买不起，便求灶神破例开恩。徐州有一首祭灶歌，向灶神请求说：“灶老爷，灶老娘，今晚辞灶没有糖。俺爹俺娘没在家，咱磕个响头免了罢。”北京有首祭灶歌的内容与此相似，歌中主人公家无长物，只给灶神供上一碗清水，颇为无奈地唱道：“灶王爷，本姓张，一碗凉水三炷香。今年小子混得苦，明年再吃关东糖。”青岛一首《辞灶爷》则这样唱道：“九州今夕过小年，富家鞭长穷人嫌。辞送灶爷朝天阙，代向天公借俩钱。”

在祭灶时，人们总要供上糖瓜，粘住灶王爷的嘴巴，让他在玉皇大帝面前说话收敛一些；另一方面，提前跟他打招呼，让他报喜不报忧。有一首祭灶歌这样唱道：“腊月二十三，灶王你上天。送你一匹马，还有三炷烟，还有麻糖你也别嫌酸。见了老天爷，可别瞎胡侃，摔盆子打碗你说没看见。家中的好事你就多多讲，编排得好了回来我重赏。”天津民间流传的一首祭灶歌则直截了当地说：“黏糕堵你的嘴，糖瓜粘你的舌。今夜上天去，好话要多说！”

到了诗人笔下，祭灶歌就艺术多了，表达民间诉求如同娓娓谈心。如宋代诗人范成大的《祭灶词》这样写道：“古传腊月二十四，灶君朝天欲言事。云车风马小留连，家有杯盘丰典祀。猪头烂热双鱼鲜，豆沙甘松粉饵团。男儿酌献女儿避，酹酒烧钱灶君喜。婢子斗争君莫闻，猫犬触秽君莫嗔；送君醉饱登天门，杓长杓短勿复云，乞取利市归来分。”

文人把灶神称为“人间司令主”“天上耳目神”，常利用祭灶的机会，请灶神向玉皇大帝转达他们的意见。唐代诗人罗隐在《送灶》诗中写道：“一盏清茶一缕烟，灶君皇帝上青天。玉皇若问人间事，为道文章不值钱。”

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，有一位秀才赶考落榜，因家道贫寒，只好沿街乞讨和卖字为生。到了腊月二十三这天，他无钱买东西祭灶，便十分不满地对着灶王爷说道：“一匹黑马一支鞭，我赶灶王早升天。玉帝若问人间事，为何文章不值钱？”灶王爷将秀才的话禀告玉帝，想让玉帝惩罚他。玉帝听了不但没生气，反而被秀才的话感动，一怒之下惩罚了嘴抹蜜糖报喜不报忧的灶王爷，并回诗一首，传旨给秀才：“灶王受贿把我骗，唯有秀才敢直言。玉皇问了人间事，从此文章应值钱。”

这传说虽然荒诞不经，却十分幽默地反映了古代文人的理想与追求。这也为民间的祭灶歌谣增添了更丰富的内容。

（作者为济南出版社编审、中国作协会员、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）

【读心】

花开满头

□高华

从天津回来，收拾行李时，发现包里有个小盒子，打开一看，是朵绒花，内心顿感温暖，定是儿媳买了悄悄放进包里的。电话确认后，对这个不善言辞、温良有爱的孩子，多了些感动。

绒花是天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。每逢春节，天津的大姑娘、小媳妇、老太太都会在头上戴一朵红绒花，取其谐音“荣华”，希望来年生活红红火火、富贵荣华。民间还有一种传说，晚辈给长辈买花“年年发”，长辈戴花“辈辈发”。所以，每到过年，孝顺的闺女、媳妇们都抢着给长辈买花，闺女、媳妇多的老人都花开满头，更有了些骄傲的资本。

大大小小的绒花看似简单，却要经过炼丝、染色、晾晒、搓条、撒尖、攒花等三十多道工序，一朵美丽的绒花才会“绽放”，每片花瓣、每个造型都凝结着手艺传承人的心血和智慧，也包含着人们对新年的美好愿望和期许。绒花不仅种类繁多，名字也吉祥好听。绒花的佩戴多有讲究，“聚宝盆”“团圆”，也叫“妈妈花”，是家里的女性长辈戴的，是为儿女们纳福招财的；小号“聚宝盆”是家里的媳妇们戴的，寓意平安、幸福、如意；未婚姑娘们戴的绒花时尚些，有石榴、海棠、凤凰等花样；小女孩们就戴各种可爱的小鸟绒花。当下绒花也是不少年轻人的新宠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每年都会有新花样，“蓝色凤凰”别在发髻上，走路的时候“凤凰”的头尾随风起舞，摇曳多姿。

第一次戴绒花是儿子结婚的时候，亲家母买了好多，让我分给亲友们戴上图个喜庆。彼时觉得天津结婚的胸花怎么如此潦草，连个称谓都没有，方方正正的，看起来似乎有点土气。仔细一看，才发现那是个“喜”字绒花，女眷们戴在头上，一个个灵动的“喜”字让现场喜气洋洋的氛围升华到极致。

真正喜欢上绒花是那年春节。儿子一家搬进新房，按天津的习俗，搬新家要暖房、添人气，新房里的第一个新年要全家团圆，尤其要请长辈住进来，儿媳极力邀请我们去过年。可山东也有传统习俗，特别是家里有老人，婆婆年高，一直传承着老一辈留下来的规矩，不接受过年往外跑，而是孩子回家陪老人过年，这才是该有的仪式感。因此，我们两口子犯了难，一边是儿媳的盛情邀请，一边是老人的传统观念。为了大家都能愉快地过个祥和年，权衡再三，决定派我为全权“大使”前往天津陪儿子一家过年；山东这边，婆婆带着儿子们过年，两边都有老人，都能守住各自的习俗。

本以为山东人过年最讲究，到天津才知道这边年味也很足。一大早开始贴门神、对联，挂彩灯，贴“吊钱儿”，屋里屋外都红彤彤的。包饺子更有仪式感。包饺子之前，全家人都穿上红衣服，儿媳妇给我戴上“聚宝盆”大绒花，在红绒花的映衬下，浓浓的年味瞬间拉满。恰好12点，时钟响起，锅里的饺子翻腾，头上的绒花绚烂，让离开家乡过年的我也体验了一回天津的年味。

孙子在一旁大叫：“快看，我奶奶头上的花开了，好哏哪！”是啊，“聚宝盆”绽放了，它开在欢声笑语里，开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，开在过年的礼花里，开在我们美好的生活里。

（作者为青岛市作协会员）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